

容闳——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的先驱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西面的带山公墓群中，有一位中国人长眠在那里。碑石虽历经风雨的剥蚀，但仍能分辨出正面用中文刻着的一个“容”字。这里虽然绿荫掩映、宁静优美，但墓碑下的这名中国人却永远不会满意这异国他乡的安身之处。他的心一直眷念着祖国，他的灵魂一定早已飞回了那生他养他的故乡……

安卧在这里的是容闳博士。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积极倡导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并在1872年率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遂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他还大力提倡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和文明，被人们誉为“西学东渐第一人”。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1919年4月22日，美国的《哈城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11点30分，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为此目的努力。星期六（4月20日）当时新中国的领袖孙逸仙博士赠送给他一张照片寄到了他的住所，但容闳博士早已昏迷不醒……”

容闳，原名光照，自译英文名为 Yung Wing。1828年出生于距澳门4英里的广东香山南屏乡（今属珠海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劳动，在齐腰深的水田中干过割禾等农活，当过卖糖果的小贩和印刷作坊的学徒。7岁随家迁澳门，进入英国伦敦妇女会郭士立夫人创办的西式学塾学习。1841年转入马礼逊学校第一班学习，后随校迁香港。1847年随校长勃朗赴美，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1850年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凭借佐治亚州萨伐娜妇女会的资助和勤工俭学来保证求学经费的开支。在耶

鲁大学，他这位来自远东的异国留学生，两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大家都充分承认这位中国青年的卓越学习能力。1854年，他完成学业，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876年，鉴于容闳的成就，耶鲁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在澳门、香港、美国求学期间，容闳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并信奉了基督教。他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亲眼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 and 文教制度。容闳热爱祖国，深为祖国的落后而忧虑，满怀振兴祖国之志，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一生所学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他经过深入的思考，认为只有在中国广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才是救国之要径，他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带着这样的愿望，容闳回国后参加了许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活动，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1855年，容闳坚决拒绝了要他当传教士的建议，以及留在美国工作的邀请，怀着报国之心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在广州他曾在代理美国公使馆务的伯驾手下任书记（私人秘书），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在上海海关翻译处任通事（高级翻译）。后又想从贸易入手来实现愿望，曾在上海英商某公司任书记，在宝顺公司任代表，经营丝茶生意，最后辞职自营商业。如此屡次变更，费了几年时间，仍不能实现他报国的愿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容闳深为关注，认为这有可能促进祖国面貌的革新。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容闳满怀热情，寄予极大希望，并于1860年11月亲自前往天京晤会1856年在香港结识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学习西方、促进中国富强的7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

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希望这些建议在太平天国得到实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局限和太平天国面临的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等原因，他的计划无法落实。他又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了太平天国面临的危机和它的局限性，认为太平军“全不足恃”，太平天国也“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遂极其失望地离天京而去。

对太平天国失望后，容闳转而依靠拥有雄厚实力而又标榜“师夷”、“自强”的洋务派，希望通过参与洋务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经张斯桂、李善兰介绍，于1863年在安庆当了曾国藩的幕僚。因协助曾国藩创办机器制造厂（江南制造局前身）有功，曾国藩为他专折请官，保举为五品候补同知，不久又任江苏巡抚署译员。1867年乘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之机，容闳请于厂旁设兵工学校，得允，这是他回国后从事教育的第一个举动。

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4条建议：一、组织中国合资汽船公司；二、选派青少年出洋留学；三、开矿产，修铁路；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但他最看重的是其中第二条。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容闳借为丁日昌担任谈判翻译的机会，力促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选派留学生赴美事宜。曾国藩等人对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十分赞赏，因而联衔具奏，年末获清廷批准。于是容闳赶赴南京，共同商定派遣学生名额、设立预备学堂、筹措经费和确定留学年限、设立留学事务所（即幼童出洋肄业局）等事宜，从此开始实施他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奏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同年容闳赴上海设立留美预备学堂。1872年2月，曾国藩等奏定《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6条，同时任命陈兰彬、容闳担任留学生正、副监督。

1872年夏，容闳先行抵美布置学生住宿等事。8月11日，第一批学生启程赴美留学，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

就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

1874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并主持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克林街建起一幢可容纳70多人的三层楼房，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的永久房舍。

1872—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了4批120名10—16岁的官费留学生。这些学生在美国读小学、中学，几年之后都考入专科学校或大学，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丰富了知识，思想也日渐开化，并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宗教仪式，组织体育比赛和旅游。由于容闳对接受西方教育的支持和倡导，导致他与保守的洋务派官僚的矛盾冲突并日益加剧，最后幼童出洋肄业局于1881年遭撤，留学计划中止。其间容闳曾兼任清政府驻美副大使，1878年后专任驻美副使之职。

容闳参加洋务运动近20年，除创办机器制造厂、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取得较有成绩外，还做了其他一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

捍卫民族利益，反对外国侵略。1874年，他往秘鲁秘密查访，力阻贩卖华工。1878年他几次照会美国政府，抗议同孚洋行为秘鲁拐运华工和美国政府推行的排华政策。1873年起他几次办理购买新式枪炮事宜，并自捐万余英镑款项。

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1867年，他提出筹组华商轮船公司，1868年进一步主张由该公司承担漕运任务。1880年他赞助郑观应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参与资产阶级启蒙事业。他于1867年翻译了科耳顿的《地理学》和帕森的《契约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说和社会科学理论。1874年在美国发起筹办中文报纸《汇报》，扩大资产阶级舆论阵地。

1881年清政府决定中止派遣留美学生计划使容闳遭到重大打击，他对洋务派的幻想也终于破灭。1882年驻美副使任职期满后，他就退出了洋务运动。1883—1884年寓居美国。

1895年，容闳回到国内。次年曾在刘坤一处担任了3个月的

江南交涉员之职。不久来到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创立国家银行、利用美资修铁路的建议，都未被采纳，但却深受维新派人士的赏识。

多次的挫折，特别是派遣留学生计划的终结，使容闳开始领悟到：光凭“教育计划”不可能达到“为中国谋福利”的目的。于是，他走上了和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一起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1898年初夏变法开始时，他的住所成为维新领袖聚议场所之一，康有为等人还曾筹划由容闳赴美借款支持变法。戊戌政变发生前后，容闳企图借助美国使馆和英国人李提摩太营救维新志士，但都没有成功。他自己也于政变后逃离北京，来到上海，继续探索革新中国之路。

1900年7月，容闳参加了唐才常在上海张园主持的会议，筹组以“自立会”为核心的“中国国会”，被推为正会长，并起草英文《对外宣言》8条。从此开始放弃改良幻想，主张联合各派力量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自立军起义失败，容闳遭通缉，1900年9月他从上海乘轮船赴日本转香港避难，在船上与孙中山不期而遇，遂与孙中山同行东京、神户、横滨等地。从此，他便倾向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1901年后，容闳在香港居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充分肯定义和团的正义性，称义和团代表了“中国之民气”。并对孙中山寄予很大期望，将他与华盛顿、弗兰克林相提并论。当时爱国华侨谢纘泰等人在香港策划兴中会第3次反清武装起义，曾准备成功后建立临时政府，推举容闳任总统。容闳对起义极表赞同，并于1902年再次赴美争取国际援助。

容闳一生的最后10年定居美国，撰写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同时十分关心国内时局的发展，与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等都有联系。1909年他逐渐与康、梁保皇派划清界限，成为坚定的民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支持者。经他的介绍，孙中山得到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司的支持。他们还曾共同讨论过起义计划、筹借款项和组织临时政府等事项。

1910年5月，容闳患中风病倒。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病中

立即致函革命志士表示祝贺，欢呼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并告诫他们不要同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妥协。他又写信给谢纘泰转致孙中山，表示渴望回国参观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1919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孙中山特别致函邀请容闳回国参政，称赞他是覆清朝帝制而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但容闳因病不能成行，于1912年4月12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寓所逝世。临终遗命他的两个在美国长大的儿子回国服务以报效祖国。

容闳，这位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而不断求索的一生，他以他的精神和贡献，为“西学”的“东渐”铺下了路基。

19世纪末叶，一位英国学者在叙述容闳的事迹时这样写道：“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虽然从事物的表面上去看，这个国家也许有一些困惫与后退的迹象。和西方的国家以及人们在过去半世纪内的巨大进步相比较，中国的景象是不能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文化是许多世纪以前的文化——那时英国和欧洲还在野蛮的状态之中。至于中国是否退步？它的人民是否在腐化之中？它的才能是否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证实。……从这些例子又可以看到，中国自己拥有材料，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这位英国学者说得不错。容闳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反复，但中华民族终于“给自己以新生”，将中国建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王文宝)